

找到生命出口的地方

春季祭典採訪報導(中)

繁繁玲

(接上期)

火化舍利花——蕭偉祥

穿過時空的隧道，回到了民國九十年三月二十日的早晨，後學（由偉祥母親以第一人稱口述）的兒子偉祥正準備出門上學，突然覺得身體非常不適，後學看情況不對立即緊急送醫。到了醫院急診室，醫生檢查完畢後，便示意後學到旁邊才開口說：「這麼年輕，

怎麼會這樣子呢？只剩下三天的生命而已。」醫生也難過得流下淚來。當時對後學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，無法置信也難以接受，短短幾十分鐘，怎麼世界全變了樣？接下來一連串的吊點滴、抽血化驗後，醫生專業判斷是得了急性白血病。到了第三天情況非常危急，偉祥的一口氣一直不上來，甚至戴氧氣罩也沒用，真如佛陀所說的「生命只在呼吸之

間」，於是醫生緊急將偉祥送入加護病房，還說要插管；結果一推進加護病房時，醫生護士正忙著打理要做急救的準備時，突然間像是奇蹟般，偉祥呼吸正常了，醫生也終於鬆了一口氣說：「早知道，就早一點送到加護病房，送下來就沒事了。」後來，在加護病房裡住了五天，上天保佑，這五天一切平順，當時大家都以為偉祥會很快康復。醫生說罹患白



蕭偉祥學長所遺留之照片中出現一道金紅色的光。

血病要抽骨髓，如果問題是出在骨髓的話，就可以配對做骨髓移植，表示還有存活希望，結果檢驗卻是一切正常。醫生也很納悶，因何血液檢驗起來有病，白血球竟高達九萬，但是卻苦於無法查出病因。為了慎重起見，又再抽一次血送到

國外透過更精密的儀器去檢驗，得到的答覆仍然是一切正常，醫生更納悶了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後學也更煩惱了。在醫療的過程中，醫生說應該會出現一些症狀，例如像嘔吐、嘴巴及喉嚨都會破洞、吃不下東西；等等之類，正因如此，醫生便開了一些漱口藥水，漱口之後會比較不痛，但是在偉祥的身上一點都看不到這些症狀，更讓醫生百思不解，為什麼？所以那些藥水完全是無用武之地。

像偉祥這種病理應拒吃油炸類，但是醫生並沒有交待，偉祥因為住院住久了，三餐都是吃醫院送來的飯菜，所以很懷念以前吃過的東西，就要求要吃「兩相好」，後學疼子心切，事先也不知道，就買回來給他吃，結果吃了身體立即不舒服，就在最疼痛難捱時，偉

祥用手指著他的前方跟後學說：「媽媽，老師（活佛師尊）在那裡。」之後，就把剛剛吃下去的「兩相好」全部給吐了出來，頓時覺得舒服多了，後學就問兒子說：「老師長什麼樣子呢？」偉祥說：「老師，就穿一件破袖襖，戴一頂破帽子跟拿一把破扇子。」

後來，偉祥情況危急時，後學就趕緊找老點傳師，請示如何處理。當晚老點傳師就到醫院來探視，要偉祥立一個願，偉祥不假思索便在口頭上答應要立捨身辦道願，並且請大家幫忙渡一百個人將功德迴向給他。最後護士長走到旁邊輕聲問後學說，要不要急救？因為這種病隨時都會走，無論急救與否都要家屬寫同意書。後學說不要急救，當下就簽了同意書。在晚上八點左右，偉祥就跟後學說他看到老師站在

病房門口，跟他說：「這兩天就要帶他回家，但是會比較痛苦。」事後回想起來，當時怎麼那麼笨，不會當場下跪祈求老師慈悲，讓偉祥的病好起來並且留在後學身邊。隔天偉祥

跟他伯母說：「今天要回家（即回天的意思）」。伯母說：「歹心毒行才初一、十五走。」當天剛好是農曆十五日。」偉祥就回答說：「今天日子不好，那我明天再走。」後學的大嫂跟後學說：「都不會去廟裡祈求，說不定他的病會好起來。」當時因為情況緊急，當父母的只要有一線希望，即使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，因此後學就跟大嫂去行天宮拜拜祈求。回醫院後，偉祥就問後學說：「爸爸、媽媽，你們要不要讓我回家？」後學就回答說：「身體若能夠好起來就陪在我們身邊，如果

不能，那就跟老師回家吧。」偉祥就說：「你們說的哦！你們要讓我回家的哦！」原來當時偉祥是要徵求後學的同意後，他才能無牽無掛、安心的跟老師回天。

當晚，偉祥的臉相變得非常漂亮，比平常還要漂亮，還一直笑，但不說話。到了隔天，偉祥催促後學：「媽媽，趕快打電話，不然時間快來不急了。」後學問他說為什麼？偉祥只回答：「就是趕快去打電話就對了。」於是後學就打電話通知，請大家來醫院看他。結果，點傳師和學長們來醫院看偉祥時，洪點傳師昆福說：「黃姊，你怎麼說兒子快回去了，怎麼還這麼清醒？你亂講哦！」大家在醫院停留到一點半多後就離開了，偉祥當時已經不大能講話，都用寫字來表達，他寫說：「老師這三

天都陪在他身邊。」又寫說：「老師說，業障沒有了完不准回家。」天恩師德真的是浩蕩，在偉祥最難過不舒服的時候，老師慈憫顯化來幫他減輕痛苦、少受一點罪。偉祥在臨命終時，意識非常的清醒，有著老師的慈語關懷，所以他更不會徬徨與恐懼，也不會怨懟與不甘，因為他曉得他這種病是在了業，業了完了就可以跟老師回天。天恩師德，偉祥在兩點四十分時跟隨著老師回家，回到天上的家，偉祥要走之前，是禪坐著回去的哦！不是躺在床上病奄奄的回去哦！偉祥當時的表現，在在都說明了道的可貴。

偉祥落葉歸根後，他的伯父幫他手抱合同，但抱得不是很好，鬆鬆的。因為遺體不能久放病床，要移到助唸室去，移過去之後，後學跟偉祥說：

「兒子啊！因為我們住院，須要把一些東西整理好帶回家，等會兒媽媽再來陪你，你要乖乖的哦！」下午五點左右，再回到助唸室看偉祥，卻訝異於他合同竟是抱得如此正確（「手抱合同即是通天印，回天的一種印證」），而且笑得非常開心，當時同行的人，都嚇了一大跳，尤其是偉祥的伯父更是震驚，一直說：「這是真的哦！這是真的哦！」當時在場的人都親身印證道是真實不虛，因而成全不少道親更加發心向道。我們剛開始求完道後聽三寶時就有說過，有求道跟沒有求道的差別是很大的，有求道的人，歸空後靈性會從正門玄關出去，身體自然會柔軟如棉，好像睡著一樣，非常的安然自在；沒有求道的人，靈性就無法從玄關出去，死的時候身體就會僵硬，像偉祥這般

微笑且身軟如棉，由此可證明道的殊勝。所以偉祥的伯父回去之後，就開始計劃採買佛具開設喇堂，也就是現在新樹路的天穆喇堂。

在偉祥過逝後的隔天早晨，夢裡偉祥親切地叫著：「姊姊！」後學女兒說：「弟弟你回來了哦！」然後就跟偉祥一起坐在一張白色圓桌旁，偉祥說：「姊姊，跟你說哦！我現在在老師身邊辦事，辦某事，在某某地方：」可惜後學的女兒忘記了是辦什麼事？是在什麼地方？不過由此可知偉祥在天上忙著辦聖事搭幫助道。偉祥回天後沒幾天，家中忽然滿室異香，持續了好幾天，母子連心，直讓後學真實感覺到偉祥的陪伴。後學事後在家喇堂燒大把香謝恩，感謝天恩師德，感謝老師慈悲帶偉祥回天。謝恩完畢後，大把

香燒到跟八掛爐裡面的半徑一樣寬時，就往逆時鐘的方向掉落下來，在八掛爐裡排得圓圓的，然後再從外緣燒到中間，很漂亮，只能說不可思議。還有一次，看到大把香燒得整個圓圓的是大螺旋狀，就好像大百合花般的中間有蕊。照理說，當燒香時，香灰是會一段一段的掉下來，可從後學進道場到現在也只看過這麼一次。

整理偉祥遺物時，在他的書包裡，發現到這張相片，剛開始以為它是曝光，但覺得奇怪，從以前到現在不曾看過曝光成這個樣子的，拿去照相館問老闆說，這張相片是曝光還是：？老闆說這不是曝光，但也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。後學由多方面揣測且經由書上的說明，揣測那道光是金紅色的，跟太陽光一樣，是屬陽，是一種正向的光，跟仙佛一樣。偉

祥的遺體送去板橋殯儀館，因正值暑假又逢農曆七月，所以必須要在六月底前舉辦告別式，所以日期便定在偉祥過逝後的第十三天舉行。到了第十二天，要將偉祥的遺體從殯儀館裡抬出來換衣服，遺體這時依然是身軟如綿，臉色紅潤，面帶微笑，像是笑著睡著了，而且比生前還要漂亮。看到偉祥遺體的人都說：「奇怪，小孩子怎麼變得這麼漂亮，真是不可思議。」告別式當天，將偉祥的遺體火化，火化之後在骨頭上有一大片綠色的東西，有個信佛的朋友，他的兒子在三十多歲時過逝了，火化後，也是在骨頭上有一點一點的綠色，就問他說：「那是什麼呢？」他回答說：「那就是舍利花。」我們才曉得原來偉祥骨頭上的那一大片綠色就是舍利花。

後學的隔壁鄰居也是道親，因為偉祥過逝，按照台灣習俗長輩不能送晚輩，所以請他幫忙開車載骨灰和神主牌位到忠恕道院。過了幾天，他很高興的跑來跟後學說，他有夢到偉祥來跟他說謝謝，感謝伯父送他一程，雖在夢裡但感覺很真實。

偉祥的離去，讓後學望穿淚水、肝腸寸斷，因為日日夜夜思念著他，終日只能以淚洗面，在家裡也哭，出門看到人也哭，黑夜裡兒子來到後學夢中，他一直流淚，哭得很傷心，後學就問他說：「媽媽也沒罵你，也沒打你，你在哭什麼呢？」偉祥回答說：「擔心媽媽啊！」後學醒來之後，幡然覺醒到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，從此不敢再天天哭泣了，不然後學哭，偉祥也會跟著哭，這樣會非常不好，會影響

他在天上搭幫助道。

後學陸陸續續做了幾次的夢，都夢到偉祥穿著很漂亮且會發光的衣服，帶後學到處去玩。偉祥在世時，家人有說過要渡一百個人將功德迴向給他，雖說他已經回天了，但是本著誠信原則，說到要做到，所以在雙十節那天，天穆佛堂開堂，總共有一百八十人求道，便將一百人的功德迴向給偉祥。去年六月作忌日，偉祥又來拖夢，他跟後學說：「我活的好好的啊！又沒怎麼樣，你們真是奇怪。」從睡夢中醒過來，後學想，偉祥真的很孝順，所以常常來拖夢，告訴後學他很平安，為的是要讓後學放心而不擔心，後學真的覺得很慚愧，老師都已經說清楚、講明白了，但是後學還是無法逃出這個翻來覆去讓人心痛憂傷的記憶。

（續下期）